

一個醫生的自白

我的成長

(一)

●董玉京（心臟科專家、中華開放醫院內科主任醫師）

行醫四十餘年，對於治病，我可說是識途老馬。行醫期間，接觸過形形色色、病情各異、性格迥異的病友，如果你去問這些不同年齡的病友或和我同過事的醫師：「董玉京是個什麼樣的人？」便會得到這樣的答話：

「他是心臟科名醫！治病很實在，待人和氣，說話風趣。」

「他是位甲骨文書法家！多次參觀他的甲骨文書法展。知道他跟他父親董作賓教授一樣，也是個甲骨文癡。」

「他是位既會看心臟病，又能把醫學深奧學理與實際經驗寫作成書，寫得深入浅出，人人看得懂。書內文字幽默風趣，讀了可以益壽延年的好醫師。」

「他是位儒醫，能寫一些文情並茂、如詩如歌的醫學文章、書籍或遊記。真的

，讓人讀之不忍釋手，樂而忘倦！」

的確，我在一九五八年由國防醫學院醫科畢業後，即開始行醫，先分發到金門東沙「八〇二後送醫院」，金門「八二三戰役」時期，我擔任手術組長，在炮聲隆隆，硝煙蔽天之中動手手術，療傷患，在生死與共之中，學到許多難以學到的東西；就是處危不驚，珍視生命。一九五九年調回台中「裝甲兵醫院」，參與「八七水災」救護工作，一九六〇年再調回「陸軍第一總醫院」內科，非常幸運的被派往當時在台北市廣州街的中心診所，在「丁農」和「方谷熹」兩位前輩師長的細心指導下，工作半年，受益良多。而後，再被調往「榮民總醫院」內科，旋於一九六二年至一九七六年，被「國防醫學院」選送美國「堪薩斯大學醫學中心」心臟科當研究員

，接受現代最新醫學技術訓練，知識與技能與時俱進。回國後從內科住院醫師、升總醫師、主治醫師升到主任級，在國防醫學院也從講師升到教授級。一九七一年初，更做了中華民國心臟學會的總幹事和理事和監事直到一九九七年才退職，在職期間我為學會主編寫了兩冊實用小集子：「心臟醫學詞彙」和「高級心臟急救手冊」。

行醫四十餘春秋，我曾兩度赴美，接受小兒心臟科和內科訓練，成為心臟學會中少數擁有成人與小兒心臟科雙料專科的醫師。因為我的父親董作賓教授，曾是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甲骨學權威學者，我自幼隨侍父親，使我在家學淵源、耳濡目染之下，逐漸喜愛甲骨文，並曾深入鑽研，在父親「行有餘力，則以學文」的話

(一)長成的我

激勵下，廿多年來，我寫過廿多本有關甲骨文的專著及醫學和心臟血管病保健書籍。我的醫療工作，雖然忙碌，但我總會抽暇鑽研甲骨學，也寫好了甲骨文！使我能在醫學年會時，送給醫學同道們一些甲骨文書法作品，使白色的杏林世界，平添一些文學氣氛。我曾寫詩兩首自勉：

「樂天知命四十春，行醫濟世唯誠真。
年會頻贈甲骨文，醫海何人不識君。」

「安陽甲骨神又神，出土至今天下聞。
父子同心習甲骨，共為家邦作傳人。」

有些朋友十分好奇，問我：怎樣在「現代醫學」與「古代文字」中完成雙修，而且各有所成，其實，中間有一段個人艱苦學習的過程，箇中苦樂，惟有自知，而今先苦後甜而已。

我於一九三二年「九一八」事變後次年生於北平，三個月大即隨母親返回河南南陽老家避難。但僅平靜生活了十年，家鄉也在一九四三年淪於日寇之手，使我在初中上二年級時第一次輟學，除在家閉門苦讀古文觀止、四才子書和許多章回小說與詩、詞、歌賦外，還經歷無數次驚魂動魄地空襲、敵機掃射與轟炸，更親眼看過日軍姦淫擄掠燒殺的暴行。抗戰八年，我

全國軍民在「國家至上、民族至上；軍事第一、勝利第一」之下，進行「焦土抗戰」、「游擊戰」和「間諜戰」。十萬青年十萬軍的「誓死報國」，展示了軍民同胞「不屈不撓」的精神。終於，贏得日本無條件投降和最後勝利。雖然勝利後蔣中正總統「以德報怨」，讓日本人羞愧汗顏，世代感念。但炎黃子孫所遭受過的奇恥大辱，將永遠令國人刻骨銘心的記著，寫到這裏，許多首「抗戰歌曲」湧上心頭——「我的家」、「長城謠」、「鳳陽花鼓」、「太行山上」、「流亡曲」……都在腦海中激盪迴旋，使我不禁低聲唱了起來：「向前走，別退後，犧牲已到最後關頭，犧牲已到最後關頭。同胞被屠殺，土地被搶走，我們再也不能忍受，我們再也不能忍受。亡國的條件，我們決不能接受；中國的領土，一寸也不能失守。向前走，別退後，別退後，把我們的血和肉，去拼掉敵人的頭，犧牲已到最後關頭，犧牲已到最後關頭。」唱著，唱著，多少的辛酸，多少的無奈，多少的感傷，多少的憤慨，無數的悲歡離合，無盡的家恨國仇，竟一古腦兒湧上心頭，我的熱血再次沸騰，我的熱淚奪眶而出難罷休！正是：

日寇侵華罪孽重，惡行惡狀忘情。
凌辱同胞奪國土，以德報怨理難容。
在一九四一年以前，河南省有過三次大災難：最先是「水災」，日寇大軍來襲，國軍力弱，在不得已之下，以黃河決口來遏止日軍的快速挺進，給國軍一個喘息機會。次年是「蝗災」，蝗蟲像一大片烏雲遮天蓋地而來，在任何一處落下，都可以聽到噓噓地咬吃禾苗之聲，再飛起時已將地上的農作物吃得淨光。接下來的「旱災」，是由八個月的連續乾旱無雨而引起，田地上寸草不生，田園龜裂，乞丐潮湧而至，街頭搶飯事件屢見不鮮，並已出現賣人肉包的慘事，接二連三的荒年，真是：

「頭年黃河堤決口，
莊稼田舍遭淹埋。
夫攜妻兒走他鄉，
忍飢受凍苦難挨。
次年多縣起蝗害，
蝗蟲遮天蓋地來。
無論田禾有多少，
一落一起全光白。
再來八月未降雨，
禾黍乾苦地裂開。」

有家賣出人肉包，
幼兒不見親娘懷。」

「人間悲苦事。

未經不解愁。

願借成長筆。

得識昔年憂。」

抗戰勝利來臨，舉國歡騰，萬民同慶。我也得以順利復學，並在初中畢業後順利考入河南省中就讀，孰料國共內戰再起，戰火迅速漫延神州。我灑淚告別母親，隨學校走遍千山萬水，踏過大江南北，五千多個中學生隨著師長到處流浪！真的是

受過四處顛沛流離的苦。

看過長江兩岸拉練的船。

穿過軍人所穿棉做的衣，

吃過每口許多稗子的飯。

喝過山溝長滿青苔的水。

嚐過湘鄂同胞溫情的暖。

走過洞庭湖畔深不見底的獨木橋。

見過湖邊貧苦人家進食的草根餐。

跑過數十華里雨雪封途的危險路。

有過血肉模糊僵凍麻木的腳底板。

坐過車廂擁塞煤渣滿身的火車頂。

做過到處流亡到處乞食的窮光蛋。

當我們這批學生在「襄陽」城郊「隆

中山」旁的一座大廟中暫住時，一天傍晚

突然接到通知，要大家立刻收拾行囊，沿

漢江江邊大道向「沙市」快速前進，出發

未久，即看到漢江對岸的「樊城」已一片

火海，烈焰衝天。隆隆的炮聲，此起彼落

，江水裏激起一個個兩層樓高的水柱，令

同學們膽戰心驚，步履踉蹌。這時，突有

一位學生唱起：「黑夜裏砲聲高張，火光

佈滿四方，我獨自逃出了敵人手，到如今

東西流浪。……」到大家一起合唱至「

那兒有我高年的苦命娘，盼望著遊子返鄉

」時，幾乎人人都已泣不成聲，淚如泉湧

。其實，許多流亡學生團體，到了「錢也

沒了、糧也沒了」的最後階段，都逃不過

解散的命運，師長祇有含淚要大家「自求

多福、好自爲之」！我的學校也無例外，

終於一九四九年四月在湖北羊樓洞解散。

同學們也祇有在淒苦相擁之後，互道珍重

，各自結伴走上茫茫的天涯路。年紀小的

同學，只有哭的份。後來，幾經商議，我

們這群天涯苦兒還是選擇了投筆從戎這條

路，一九四九年五月我們到了台灣，便一

起當了裝甲兵。我因為聯繫到了在台灣大

學任教父親，獲伍濟武連長恩准，幸運

地在七月底回到台北父親身邊，八月考入

師大附中。在安定繁榮的社會裏，一帆風

順地讀完了高中及大學課程，更還經過了

四十年的杏林生涯。追憶往事縈迴心底的

話是沒忍過辱的人不瞭解甚麼是愛和恨。

沒受過凍的人不瞭解甚麼是冷和暖。

沒挨過餓的人不瞭解甚麼是飽和飢。

沒逃過難的人不瞭解甚麼是苦和甜。

現在的青年學子們，真是「人在福中

不知福」的啊！而我對於當年伍連長的恩

准，脫掉二尺五，作成七絕一首記之：

流亡歲月終成空，學友從戎裝甲兵。

若非連長把燈點，那有今日董玉京。

我深信凡是讀過師大附中的學生，沒

有人不愛他的學校和國家，沒有人不會唱

他的校歌。校歌的這些歌詞：「附中、附

中、我們的搖籃。……玉山給我們靈秀雄

奇，東海使我們擴大開展。我們來自四方

，融匯了各地的優點；我們親愛精誠，師

生結成了一片。……讓我們附中培育的青

年，擔負起時代的重擔。附中青年，決不

怕艱難。復興中華，相期在明天。讓附中

的精神，照耀祖國的錦繡河山。」唱過這

首校歌，不禁激起愛校愛國的情懷。（未

完待續）